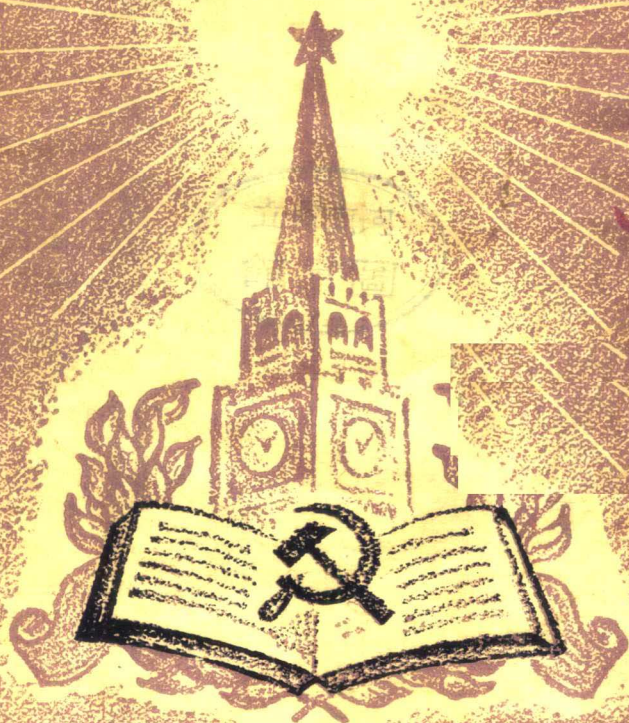


蘇聯小說通俗本

和平戰士

V · 奧弗契金原著 王寶康改寫



8.
A2

和 平 戰 士

★蘇聯小說通俗本★

原著者 В·奧弗契金

改寫者 王 寶 康

上海 吼聲書局 出版
通聯書店 發行

目次

第一回	施毒手火燒戰俘	修茅屋優待軍屬……………	一
第二回	好男兒生產立大功	歹傢伙造謠吹牛皮……………	六
第三回	遭夜襲火箭滿天飛	出奇兵薄荷遍地香……………	一二
第四回	鏖戰里比寨跳壕殺敵	衝擊麵粉廠飛手擲彈……………	一七
第五回	打坦克榴彈炮發威	捉匪軍射擊手傑作……………	二二
第六回	殲殘敵冒險入虎穴	揮鐵棍捨命鬥強徒……………	二七
第七回	笑話奇談俘虜打拳頭	坍塌墮樓胖子吃蜜糖……………	三二
第八回	鐵鉞齊下炮彈殉葬	慰勸救留餡餅勞軍……………	三七
第九回	聞警報衝山指揮站	受重傷痛飲伏特加……………	四三
第十回	野戰醫院二雄聚首	勝利進軍全書結束……………	四八

第一回 施毒手火燒戰俘 修茅屋優待軍屬

話說自從斯大林格勒一場血戰，蘇德之戰扭轉了局勢之後，蘇軍士氣旺盛，節節勝利，把法西斯匪軍殺得魂飛魄散，走投無路！這天『布爾什維克』集體農莊駐紮的一營德國戰兵，忽然把幾十名戰俘關在一個屋子裏，四面架起機關槍，放一把火把屋子燒起來。沙老媽媽親眼看見這幾十位蘇維埃忠貞軍人給活活燒死了，她的警惕性非常高，知道德國兵快撤退了，獨自把村上六對小牛偷偷的藏了起來，又關照大家好好的保守國家財物，她相信這批強盜一定快要滾蛋了。果然德國兵已奉命迅速撤退，一面坦克大炮往大路上拖走，一面慘無人道的殺人放火，還搶走了不少耕田的馬匹。沙老媽媽奔來奔去極緊張的大聲叫喊：『大家趕快出來救火啊！』農莊上已經火冒半天高，燃燒得十分厲害，好在人人奮勇，搶救得快，沒有延燒開去。比較上鎮市的損失最慘重，房屋都變了廢墟，那家電影院對面的廣場上，廿多個絞刑架上，還吊着剛被牠們殘害的屍體，這廿多位烈士，都是大家素來相熟的人，有負責地方的地下工作人員，也有勞動模範和小學教員，那個生產隊隊長的血袴上，還綴着他那枚農業競賽會的獎章。沙老媽媽沒有淌眼淚，祇咬牙切齒的說：『我們有仇報仇，不要放走一個奸細！』大家憤然說：『快去抓！快去抓！』不消一刻工夫，就把三個德國人的走狗逮捕到來，一個在農莊的偽警察局裏做事的，曾經手提着機槍，狠天狠地的押着戰俘赴刑場；又陷害過許多好人，敲詐

勒索，無惡不作，就在今天早晨，他還用手槍柄打壞一個婦人的臉蛋；鎮上醫院裏有卅個傷兵在養病，也是德國軍官命令他動手放火燒傷的。一個是無知的奴才，他做了農場的管理員，強制農民們白天黑夜的幹活，不許人家喘一口氣，曾經磨折死兩個小孩子和一個老人。還有一個是德國人的幫兇，替他們抓壯丁；農莊上有四十二個青年男女，被抓去後押到德國科倫地方做苦工，其中都是少女，這裏曾接到她們的一封信，說她們情願忍痛把自己手脚弄成殘廢，不願再幹下去。今天這三個奸細想不到德國兵敗得這樣快，要逃也逃不了，祇得忍受大家唾罵，押到廣場上由堅持工作的共青团員，宣佈他們罪狀，依據羣衆的意見，把他們也絞死了。沙老媽媽在以前被強迫勞動的時候，弓腰曲背，十足是個老太婆，現在挺直了腰變成生龍活虎似的，牽了匹血淋淋的三隻腳傷馬回家，高高興興的替牠洗瘡口，她要醫好了送給火犁班去駝水。老年人和孩子全體都出動了！收集火犁上的輪齒、活塞，和收割機上的輪軸，立刻都配裝起來。農莊由共青团員領導，組織清除地雷訓練班，光是通鎮上的一條要道口，就安全地挖出一百多枚地雷。菜圃和荒田裏又開始忙碌了！沒有肥料，就收集灰燼和鳥糞代替，大家爭先播種，用手挖地，沙老媽媽的成績竟然最好，她說：『我要多挖些馬鈴薯，捐獻給軍隊反攻過去，一直打到柏林去！』大家對生產都提出了保證，一致寫慰問信到前線去。不久，年輕的婦女們也都回鄉了，馬麗亞從各處搜集廢料，裝成了一部火犁，模樣像拾垃圾用的手推車，她第一天就耕了九公頃的田，超過平常的成績一倍以上，天剛亮就搖起了馬達，直

到天黑才收工，如果有月亮，她簡直會幹通宵，大家怕她會在機器上睡着了連人帶火犁開進溝裏去。有時馬達發生了障礙，飛輪轉不動了，她會不顧疲勞拚命的修理，弄得渾身泥漿。她不是共產黨員，但是當德寇剛要侵入之前，她保全了農場的地契和重要文件，並燒燬了一冊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的名單；又搭救過三名重傷的戰士，把他們藏在牛棚後面一個地窖裏，整整兩個月，給他們吃喝，裹傷換藥，直到他們能够走動，然後對他們說：『留在這裏太危險，我指引你們到後方游擊隊去吧！』那天晚上她親自帶他們抄小路，兜繞過德國哨兵的崗位，把他們送走了。她是軍屬，丈夫叫華克，也就是本書主角，少時是個看牛郎，後來做了火犁駕駛員，結婚之後由於工作積極，思想進步，成爲集體農莊的組織者，再一躍而爲地方黨委，在區黨部任職，本來是補充兵役，徵調到部隊去也有三年頭了。現在的農莊，新任黨委書記史達夫，也很精明強幹，他一來就去訪問幾個老太太，沙老媽媽首先受到了表揚。他又愛到田裏找生產隊員們攀談，從不肯在公事房裏休息的。農場委員跟在他後面，殷勤招待，給他帶路，給他指引，告訴他淪陷時種籽怎樣偷藏着，得到多少戰利品，治好了多少傷馬，修復了多少犁具車輛，最後還要請他吃飯，史達夫偏不願讓人家牽着鼻子走，自己擬好了視察的對象，一下子就跑到馬麗亞的茅屋裏去。她丈夫在前線打仗，屋頂給燒掉一半，牆一半敞亮着，地上積成了污水池，又濕又冷，因爲她專心搞生產，顧不得家庭了。史達夫馬上對委員道：『同志！你出空身體陪着我，很浪費時間，就留在這裏先給這位軍屬修理修理房子吧！』

委員忙道：『我明天就派人來把這裏屋頂蓋好，交給我辦，不會錯的。』史達夫搖搖頭說：『不行！這水救不得近火，反正你現在沒事，替軍屬義務勞動一下，不是很好嗎？』那位委員自覺平時對烈軍屬照顧不大週到，硬硬頭皮，立刻爬上房，親自動手。有個生產隊員幫他在下面遞草把，這位委員老先生就蹲在屋頂上修蓋起來了；並且把她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連木柴也送了來，反而馬麗亞對他很抱歉，覺得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她抽空寫封信給火線上的丈夫，告訴他布爾什維克莊又興盛起來了，牛馬都不愁缺乏，農具也差不多齊全，將來收割競賽的情形一定非常熱烈的；連副業生產都提高了一步，不論打魚、採集地菓、養蠶、養蜂，收入都十二分好，許多不適宜於田裏工作的老頭子，小孩子，還有殘疾的，都在做這項副產。信發出了半個月光景，忽然她的丈夫華克回鄉來了，一進屋就笑道：『哎喲！好漂亮的房子，還是新近修理過的呢！』馬麗亞問道：『怎麼你回來了？』華克說：『我剛從後方醫院出來，這回已經第四次受傷了，可是死不了，就要趕上前線去的。上級給我十天假期，我想回來看看收復區的生產情況，傳達給火線上的弟兄們聽，他們多是土生土長的莊稼漢和產業工人，也好讓他們聽了高興高興。』華克現在升了上尉軍官，擔任團部政治委員，自從伏爾加反攻開始，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以來，他參預過不少次數大戰，所以得到四個勳章。但是馬麗亞並不希罕這個，爽爽快快的說道：『我每次寫信給你，終叫你不要想家，你偏回來了，好吧！上級給你假期，我可不讓你享福，明天幫我挖土豆去！』華克笑道：『這差使我担』

當得起，一定幫你弄得停停當當的，可是現在我祇想洗個澡。」他親自打水，可找不到肥皂，浸在水桶裏問道：「喂！有肥皂嗎？給我一塊。」馬麗亞說：「肥皂是有配給的，我省下來送到慰勞會去了。」華克讚道：「嘿！真了不起，你不愧是共產黨員的老婆了，現在戰爭勝利，不光是戰士們的勇敢，人民個個都有功勞的。同志！我一定要把你們支援前線的情緒，好好的宣傳給大家聽，我是團部政治委員呢，是不是？」馬麗亞告訴他道：「你哥哥伊凡死了，政府有通知來的，是在齊托爾戰線上，他指揮一個重機槍小隊，跟步兵部隊失却了聯絡，那一小隊祇死了一個小兵，受了重傷被抬下火線，據他說，伊凡對準敵人扔了最後一顆手榴彈，還炸死三個德國兵，死後追授紅旗勳章，也够光榮的了。」華克問道：「葬在什麼地方，通知上應該註明的啊；好好的保留着，等戰後也許有機會我們一同旅行去！」馬麗亞又背了些戰死於前方和後方游擊隊的熟人，還有給德國兵無故殺害的農民們，華克聽得心裏難過起來。每次他奉到轉移陣地的命令，一面自己撤退，一面就彷彿看見千百萬人民打入了魔鬼統治的地獄，自己家鄉也犧牲了這許多人，他摸摸一大塊發紫的新傷疤，擦乾了身子，一面穿衣服，一面已決定提早重上火線，趁勝利進軍中，狠狠的打它幾個勝仗！華克這一去，就碰到里比塞大戰，要大顯身手，後事如何，下同分解。

第二回 好男兒生產立大功 歹傢伙造謠吹牛皮

且說華克傷愈回鄉，剛到家又想回返團部作戰，那知農莊主席羅維奇，黨委書記謝米揚，史達夫，地委費德欽，許多老朋友都來訪問他，希望知道一些戰鬥事蹟，和整個戰局的新形勢。華克笑道：『我可以告訴諸位的，是戰地通訊上刊登的評論和消息，恐怕你們早已在日報上看見過的，不說也罷；倒是很想了解一下後方的生產情況。前線的弟兄們，都有爺爺、奶奶、嬌子、大娘在家鄉參加勞動，他們既有信心把敵人打垮，實現斯大林同志說的，在野獸的巢穴裏消滅野獸，但是戰事終有結束的一天，而且一定很快的，那末弟兄們當然聯想到復員以後的事情，木匠和鐵匠磚瓦工人都希望把農莊重新建設起來，像我當過火犁駕駛員的，這次我就想試一試。喂！馬麗亞！你的火犁停在那裏，我要去看看。』房子太狹小，熱得大家滿頭流汗，當下就一起出來，邊走邊談。華克看見火犁隊了，有的穿短褲戴草帽，有的穿襯衫，却戴一頂高禮帽；還有個老頭子穿着件窄窄的運動衣，却赤着腳綁上一雙草鞋。黨委謝米揚對華克說：『華同志，他們的穿着是雜亂的，但是工作很有紀律，你對這個有什麼寶貴的意見嗎？』華克微笑道：『祇要他們帽子上沒有德國的老鷹帽章，我終認得出是自己人，對不對？』說着看到馬麗亞配裝的那輛火犁，十足是輛垃圾車的樣子，姑且上去搖動馬達，聲音比機關槍還熱鬧，他真佩服老婆的智慧和天才。男子們都出征去了，她們代替了男子的工作，還克服

了種種困難，貢獻出力量來支援前線，三年來她們受了戰爭的考驗，進步得真叫人不能相信了。華克又碰到了火犁站負責人馬辛科，這小伙子一向胃病很厲害的，他使用廢料修好研磨機，旋床，鑽孔機，修理好一百十七輛火犁，他還是火爐工人出身的呢。他說：『我在補充營訓練了六個月，身體不及格，沒有機會跟敵人廝殺一場，這戰爭看來好像快要結束了，我真懷喪！』華克拍拍他肩膀道：『你很努力，爭取你在這區裏第一個完成收割工作，你可以得到列寧勳章的，我們一股勁擊斃十個德國強盜的功勞，也不及你改造好一隻螺絲釘，你是生產戰士啊！』地委費德欽插嘴道：『後方英雄確實不少，他們還自願自發的救濟紅軍家屬，慰勞前線戰士，第二次坦克獻金也在發動了。』農莊主席羅維奇說：『華同志！村上的姑娘們和老頭子老太婆，他們播種，鋤草，收割，成績都特別好，沙老媽媽六十八歲了，她還向大家挑戰呢！』華克滿面笑容，聽田裏的人們都唱着軍歌，他也拉長了頸頸唱和起來。大家就地坐下，親切地談到天黑，才分別回去。華克第二天果然幫他老婆挖土豆，又在樹林裏檢了一車木柴回家，作爲燃料，忙得通身出汗，酣睡一覺，他決意一早要去了，朋友們都要給他餞行，他說：『謝謝你們，留着等我們打好勝仗，從德國回來再吃吧！』馬麗亞送他到鎮上，華克說聲『再見！』頭也不回就走上了征途。他從基輔搭乘普通旅客火車向西駛行，沿路經過的地方，從車窗裏望出去，都是一塊一塊的新耕田，用火犁機的並不多，多數是用人力和牛馬在播種，有幾處的橋樑剛架好不久。開了約摸一小時，突然停下來，祇見岔道上軍用車一列

一列的駛過去，十足停留了兩小時，才繼續開動。過了半小時光景，到了信號站又要等待軍用車駛過之後，才能開行，華克心裏暗想，這樣到了目的地，再轉前線，怕不要四五天？當下心裏焦急得什麼似的，車廂裏又擠得很，有的吸煙，有的討水喝，走道上都塞滿了箱籠鋪蓋，華克躺在上面行李架上，比較算最優等的地位，他也頭痛得受不了，從旅客頭頂上跨下來，到月台上透空氣。踱來踱去，可看見兩個殘廢軍人，一個沒有臂膊的，攙着一個瞎子，瞎子手裏拿一根拐杖，滿臉鉛色的斑點和烙印，兩人的胸前都有獎章掛着。斷臂的對華克望望，招呼道：『上尉同志，你上前線嗎？』華克答道：『我養好了傷，團部又不知進展到前面多少里了，正要找關係方面打聽去。你們兩位是榮軍啊！』斷臂的笑道：『同志誇獎了，我同他是在機槍部隊作戰的，他是班長，我是副班長，一起打了兩年仗，我的一挺機關槍給敵人一隻坦克炮彈打得粉碎，我受了重傷，痛死過去，虧他把我揹起來奔了一段路，從急救袋裏拿出綑帶把我臂膊纏好，止住了血，但是他因為救我，也吃着了些彈片。』瞎子從破污軍袴裏摸出兩枝煙來，給他同伴吸一枝，自己也吸起來，說道：『我是後來加入一次坦克衝鋒受的傷，同志！我有心殺敵，可是瞎了眼珠，真是心裏說不出的難過呢！』斷臂的說下去道：『後來我同他在黑海邊的救護營裏又見面了，以後的日子，就像親兄弟般大家照顧，我想回家去練習左手寫字，將來做個集體農莊的書記；他呢，本來是鐵匠，也會修理機器，也許還能够摸索着做一隻通火用的鐵叉，或者鋤頭，而且他可得到一筆撫卹金，生活不成問題，集體農莊也

會支配他工作的。我先陪他回到家鄉，那邊是鐵路的聯絡點，又有橋樑和輪渡，所以給敵人瘋狂地炸得地皮幾乎翻過來，彈坑像蜜蜂窠一般，打聽出他母親和小妹妹都在空襲中炸死了。現在我陪他到我的家裏去，我祇有母親和一個寡居的姊姊，大家一起工作；即使完全照顧他，也不成問題的。』華克握他的左手，安慰他們道：『你們的殘廢也是爲了國家，凡是蘇維埃的同胞，都會養活你們的，當然你們能够工作，那是更可敬了。』說着站員招呼旅客上車，華克隨着機車高亢的喘叫，和車輪軌軌的聲音，車身在擺動，彷彿睡在搖籃裏，一會兒他倒打起鼾來。這一睡好幾個鐘頭才給吵醒過來，原來火車正停在一個大站上。兩個殘廢榮軍去了，擁上來不少穿着前線守衛隊制服的士兵，和鐵路上的修建工人，還有兩個年輕的女人，一個裹着白色頭巾，一個披着絨肩巾，却另有一個卅多歲紅光滿面的男子，代她們把手提箱從別人頭頂上搬來搬去，結果還是華克騰出些地位讓他放好。華克冷眼見他跟兩個女人調笑，又掏出日記簿來記她們的地址，最後還和她們交換了照片。火車龍頭上汽笛在長鳴，小販的叫賣聲喊得更加有勁：『喂！五香糕，熟雞蛋！誰要香瓜子？』也有村莊上的婦人來叫賣：『豆餡燒餅，剛擠出來的鮮牛奶！』開車了！有的吸煙，有的嗑香瓜子，也有在箱蓋上玩骨牌，另一個角落則有人在彈奏流行小曲，華克給吵鬧得頭痛了。忽然聽得那滿面紅光的男子，在大聲講淪陷區裏女人們怎樣受德國兵欺侮的事情；見他把瓜子殼吐在地上，並且叫兩個年輕的女人不必吐在手帕裡，他一再說：『現在是打仗時候，大家都沒有辦法，誰也管不了誰！』

華克打量他穿着灰色制服，戴着灰色軟帽，一雙長統皮靴，有些像退伍軍人，又有些像守衛團的工作人員，可是他沒有徽章。不少旅客都因他形容得淺薄滑稽跟着哄笑，兩個年輕的女人也嘻開了嘴。那傢伙益發得意忘形，說道：『村上有個老太太，爲了使自己的女兒逃避德國人注意，怕他們把女兒運到德國去，就強迫她和村中僅剩的一個十七歲小伙子同宿，使她懷了孕，請德國軍醫證明，暫緩徵發，所以這年頭怪事多着呢，如此缺乏男子的時候，用不着吃醋，現在是戰爭時期啊，簡直沒有辦法！』華克火冒起來，實在按捺不住，一躍而下，衝着他訓斥道：『喂！你知道戰爭真的沒有辦法嗎？我替你統計過，這句話你在一個鐘頭裏說了三遍了，依你說我們的國家是完了，但是如此缺乏男人的時候，你爲什麼不伏在戰壕裏打擊敵人，却在這裏吹牛，講些無聊的事情，你配說戰爭沒有辦法嗎？』這傢伙見華克怒目如電，又是位佩着榮譽勳章的上尉軍官，他狼狽地窘住了，勉強辯道：『同志，不要誤會，我也是在前線服務的。』他從褲袋裏掏出皮夾來，抽一疊紙遞給華克看。華克一面翻看，一面唸出來道：『哦，你參加過戰爭，一九四二年在西南卡累利亞戰場；你還到過西部戰線，到過第三戰場。』他把文件交還給那傢伙，笑笑道：『不過，你是軍人，不是逃兵和土匪，這句話你不該放在嘴邊，就是我們被迫退到伏爾加河畔，也不應這樣悲觀，你自己說，還像個戰士嗎？』有一批傷愈出院重上前線的士兵齊聲喝道：『同志！教訓他！』一批修築工人也激動起來，說道：『上尉同志，你左右開弓，給他兩個巴掌吧！』那傢伙漲紅了臉，不住的求饒，華

克對他說：『你是退休少尉，同志，我不知該怎樣說服你才好，說一個故事給你聽聽吧：我們的少將長官，有一天他撤銷一個團級指揮官的職務，因為這同志不懂現代化戰爭，敵人向我們猛攻的時候，由於他不會掌握情況，往往引起混亂遭到失敗，他簡直不是一個士兵。但是總部包庇他，說他是一員轉戰於七個戰場的老幹部。我們的長官就跟總部說了：轉戰過七個戰場又值得什麼呢？我有一隻箱子，裝着我應用的物品，一直隨身帶着行軍的，從戰鬥以來，它經過蒙古、芬蘭、波蘭、從列寧格勒直到黑海各個戰場，甚至隨我到過德國的後方，但它從前是一隻箱子，現在還是一隻箱子。同志，你聽了這個故事，有什麼感想？』那傢伙在衆人哄笑聲中，畢竟向華克坦白認錯。突然火車慢慢的停住，軋軋的聲音靜下來了，車站長執着信號旗，跨過鐵道，滿頭大汗奔過來，大聲喊道：『諸位！同志們！前面在大轟炸，不能過去了！』欲知前途有無危險，下面書中自有交代。

第三回 遭夜襲火箭滿天飛 出奇兵薄荷遍地香

華克料知這次停車時間一定很久長，他閒散地越過鐵路軌道，發見一座浮橋下面溪流清澈，他就在橋邊走下坡，脫掉了衣服，洗了個澡，倒覺得非常清醒爽快。這三年工夫，他過的是激烈的戰鬥生活，老是在草原上或者森林裏衝鋒射擊，現在乘着戰區裏火車，又擁擠又嘈雜，恨不得徒步到前線去。他找車長談話，車長告訴他，要等前一站來了通知，才能繼續開行，看來今晚是要在這裏過夜了。華克悶悶不樂，從村婦手裏買了些牛奶和燒餅吃了，就回到車廂裏把行軍雨衣蒙住了頭，蜷縮着睡了一覺。驟然一個震動之後，火車又開行了，鐵軸的接合處撞擊着，『空隆空隆』的愈來愈響，車子愈開愈快，終算一直開了半天才停止。這樣過了兩夜，列車因接近前線，到達了終點，再前去鐵道沒有修復，也不能通車了。華克揹着掛包熱水壺，大踏步出站，他要回到團部去，可是部隊已不斷的挺進，很難問訊，所以還化費了好幾天工夫，終算找着彈藥給養庫，探明了部隊的駐在地點，先到師政治部報到，仍派在原團服務。第二營營長林科一見他瘦長的影子，就飛奔過來握着他的手，熱烈地道：『你來了很好，我們正要殲滅敵人，說不定今夜就要開拔推進了，你從那裏來？』華克道：『我還到過一次家鄉，農莊上的朋友們都問候你，你的老婆曾經跟游擊隊奪獲一大批牲畜，幹過收容難民的工作，現在用鐵鍬在趕牛，農莊主席在我面前表揚過她，真了不起呢！』林科拍拍他肩膀道：『你要

好好的傳達一下後方的生產情況，叫弟兄們加油，早些把戰爭結束，回老家復員去！」華克笑道，「我是三年多戰鬥生活過慣了，寧願在槍林彈雨中同敵人衝鋒五次，也不高興呆在鄉下，連火藥氣味都聞不到，希望上級發命令，今夜就進攻吧！」他一陣風似地去和炮兵談話，又找轉盤鎗手聊天，知道這一段戰線的攻勢，最近幾天很是猛烈，敵人已固守了一整天，連炮彈也不肯輕發一枚，預料大概正在聚精會神，準備一下子衝過來，所以這裏防備也十分嚴密。華克當晚住在團部裏，矚矚之中得到戰報，第一營開始和敵人接觸了。他跳起身來披了軍服就走，漆黑的夜色，遠處一閃一亮的，炮火很急，信號兵忙碌着，兩手捧着聽筒喃喃地說話：『喂喂！我是小菊，荊蓀花嗎？怎麼說……戰壕塌陷了？喂……喂喂……營長掛彩了？衝出去了嗎？……』高團長也來到華克身邊，祇見火箭滿天亂飛，夾着短而沉悶的機鎗聲，持續了一刻鐘，這邊的炮兵對準敵人的火力據點轟了二十來發，才漸漸的鎗聲疏落下來。華克搶過聽筒來叫喊道：『喂喂！荊蓀花，……德國人退下去了？嘸，營長怎麼樣，失蹤了嗎？』高團長立即發佈命令，叫第三營派兵援救，可是敵人的夜襲雖然失敗，第二天證實第一營的營長負傷指揮，已經不幸犧牲了。團部會議中委派了代營長，又任命華克仍為政治委員，會議上決定積極採取攻勢，施行扇形攻勢向前推進，集中全力，堅決殲滅敵人的防禦重心之一，里比塞重鎮。於是華克忙碌起來，一次一次和各營聯繫，跟連隊的炮手接觸，交流作戰的經驗，配合了整個作戰計劃。行軍的那天，高團長指派他隨同第二營出發，他和老友林科

又會在一起了。團部命令在黃昏時候開拔，突然草原上響了一個霹靂，一剎那傾盆大雨，狂風大作，偵察員淋得活像落湯鷄，從前哨打探回來報告道：『營長，靠近里比塞的德國兵，都從積滿了水的戰壕裏爬出來了，他們用唧筒在排水，如果大雨不停住，他們沒法等在戰壕裏的。』林科下令冒雨行軍。戰士們涉過窪地，山谷上衝下來的急流，積成了河渠，水沒到大家的膝蓋以上，天在黑暗下來，『霍隆隆，霍隆隆』的雷聲，不斷的響着，電光閃處，可以看出穿着雨衣的戰士們的影子在田野上移動，可是個個精神抖擻，一口氣推進了三公里。穿過一處荒田，才覺得腳底下軟軟的，踏着了溼草，這就比在泥濘水道上跑得快了。華克鼻孔裏鑽進一陣香味，打了個噴嚏，放慢腳步，彎下腰去拔起一把小草，放在手掌心裏揉捏着，知道是薄荷。這是一種草本植物，從老根上自己會生長起來的，不然這地方沒有莊稼，那裏來的熟田？華克身邊一個士兵，索性拔了一大把，塞在衣袋裏，預備泡茶吃。突然前面隊伍停下來了，原來一條又闊又深的水溝擋住了去路，急行軍是不能休息的，立刻有一夥士兵去搬田岸上大磨盤，又堆了許多墊腳東西，大家想法子越過障礙，有的滑到溝裏，渾身泥漿，給攀援上來後，趕上隊伍，片刻不停的前進着。華克落後了一段路，加快追上去，跟林科低低的談起話來，說道：『老林！你熟悉這裏的地理，距離里比塞還有幾里路？』林科答道：『再過兩公里就到了，我們迂迴包抄，繞過里比塞撲向左翼，到敵人的後方，還要經過三處丘陵，一共要走八公里的岔道呢。』華克看看腕上的夜光錶，一聲不響的走着，竟走進了稠密的荊棘